

剑胆香魂—武侠系列

卧龙生著

中

狂浪煞星

狂
浪
煞
星

中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腾空庄内鱼龙混杂	(1)
第 二 回	奇兄怪妹一对活宝	(33)
第 三 回	男女携手崖下荡魂	(66)
第 四 回	幻影窟内万种风情	(102)
第 五 回	春光乍泄娇美无限	(137)
第 六 回	一声长啸血脉贲张	(170)
第 七 回	美色当前人人奋勇	(206)
第 八 回	冲天一怒为美娇娘	(241)
第 九 回	美女裸裎动人心魄	(273)
第 十 回	怀抱情郎热泪涟涟	(307)
第十一回	二十美女百名疾汉	(341)
第十二回	心中情人纤腰在握	(375)
第十三回	月宫岭下云雨情深	(410)
第十四回	男欢女爱人世美景	(443)
第十五回	郎心妾意少女怀春	(475)
第十六回	你争我夺互不相让	(507)
第十七回	凤是假凤凰乃真凰	(543)
第十八回	艳遇不断又得佳人	(581)
第十九回	硝烟过后醋海兴波	(619)

顿时，从崖角草丛间，出现十几位灰衣汉子，全都手持兵刃，冲锋而来。

正当他们前冲丈许远近时，突然飘来一股冲鼻的异香源源不绝。

宓玉娇隐痛正紧，乍闻异香，忙叫道：

“五妹快救我！”

巴如燕急忙闪身到她跟前，点了她的“孚灵”、“嗅觉”两穴，同时她也跌坐在宓玉娇身侧，运功抵抗那异香侵袭。

施迷怒视了沈同一眼，也顿足后纵。

该无忌和沈同二人乍闻异香，不禁大吃一惊，也赶忙守护心神，动功抗御。

再看那十几位魔教弟子，已被异香所惑，但觉那香味泛着女人胭脂香，教人闻了，那还把持得住，早已飘飘欲仙，阵阵呻吟，飞扑向潭边而去！

“呀——”

蓦的，响起一声声惨叫！

就见那将扑近潭边之人，突然凌空飞起，朝潭心孤峰上飞去，转瞬间，各个都被吊挂起来。

“叮叮当当！”

惨叫声中，渗杂着金铁交鸣之声，宛如千军万马，嘶杀喝喊，震得整个幽谷都在摇撼。

该无忌和沈同二人，在异香侵入下，似见刀光剑影，金戈铁马，杀气腾腾的情形，不禁热血上涌，激发出先天的凶性来。

“啊——”

猛喝一声，双双纵起，齐向三绝女扑去！

三绝女除了宓玉娇因被点穴道，躺在地上沉睡不醒外，巴如燕和施迷两人，却跌坐地上，紧闭着双眼，浑身发抖，对于有人偷袭，根本浑然不觉。

眼看着该无忌和沈同双掌劈下，三绝女就得香消玉殒……

“当……”

蓦然之间，远处传来钟声。

钟声起，异香顿消。

说时迟，那时快，巴如燕和施迷适时睁开星眸，乍见该无忌等二人袭至，不由大怒，喝道：

“好个卑鄙的东西！”

喝骂中，双掌一扬，两股狂飙迎着扑袭而来的两个人，撞了过去。

该无忌和沈同两人，方才只是个幻相，以为身在万马军中，他们要冲，要杀……

当钟声响起，幻相即灭，顿时醒悟，自己是受异香所惑，心中方怔，突见二绝女掌风卷到，赶忙的举掌迎了上来！

“砰！”

只听一声大响，该无忌二人如断了线的风筝，被狂飚劲风卷了出去！

“噗通！”

紧接着，双双掉到潭水里。

在岸边看那水潭，方圆不过十亩大小，但等他们一落入水中，情形却变了！

十亩小潭变成了，浩瀚无崖的大海，任二人如何的泅游，就是到不了岸。

但是岸上的二绝女眼中的他们，却只在原地打转，不向岸边游来。

巴如燕感叹道：

“这两个东西不会游泳，也敢入潭取宝，真服了他们的勇气。”

施迷摇摇头，却道：

“我看不会那么简单，可能潭中另有玄机，因为魔教十地煞不是无名小卒，那会冒失从事呢？”

隐身洞中的罗晓松，也正和怪老人讨论这件事，他也认为那该无忌二人，不可能是个旱鸭子！

怪老人伸手向石下一指，说道：

“你看那潭边的岩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罗晓松凝目看去，就见那水潭四周，全是大石板砌成，碧油得光华夺目，石上文彩天生形成，乍看去，使水潭增大了不少，而且浪翻涛涌，像是要将潭中这孤峰吞掉的样子。

他惊奇叫道：

“怎么一下子就变得怒潮澎湃了？”

怪老人笑着解释道：

“那是幻景，其实那里有什么浪翻涛卷？如能沉得住气，

定下心来，异香无法侵体，幻景也就变成狗屁啦！”

说话之间，潭中忽然水波飞涌，急流旋转，成了个漩涡。

“唉！”怪老人轻叹了一口气，又道：

“平静的一池水，被扰成这个样子，简直是自寻死路，怪着谁来！”

此刻，陷身潭中的两人，原本半身露出水面，各将四肢不停的像狗一样划动，拼老命的向岸边泅来。

眼看着一伸手，就可攀住岸边大石上来了，但他们竟然掉头，又向回泅去，游向另一岸边。

就这样不止不休的往返游泅，时间一久，气力就不济了，神态更是萎顿不堪。

他们更慌了，心知危险万分，只要一被卷进漩涡之中，这条命便报销了。

于是拼着老命，在水中喘吁吁的挣扎，逆水而泅，不愿被水波卷了去。

这么一来，累得两个人，英雄气概也没有了，凶悍的神态也消失了，竟然狂呼求救了起来。

“救命呀，救命呀！”

正巧必玉娇穴道解开，闻声茫然道：

“是什么人在叫救命？”

巴如燕低轻说道：

“就是魔教中两个不中用的东西，掉在水潭里去了！”

施迷讥笑道：

“这么小的一个潭，他们竟然上不来，该有多么可笑

呀！”

巴如燕道：

“我看这潭中必有玄虚……”

宓玉娇闻言，站起身来，朝潭中仔细打量，只见潭中被困的两人，已经力竭声嘶，狂叫不成声了。

奇怪！

水潭并不大，水清如澈，真看不出有什么玄妙来，竟会困住了十金刚，名震江湖的该无忌和沈同两人。

她轻叹了一口气说道：

“看来我们这一趟是白来了。”

“为什么？”巴如燕问。

宓玉娇愁眉不展，泄气说道：

“你没有看到吗？潭中暗藏着玄机，以我们的水性，下去还不是一样的命运，还说什么入秘库之门呢？”

巴如燕也轻叹道：

“真的是白跑了！”

一语未了，突然一个冰冷声音说道：

“看起来六绝女是浪得虚名了，不过有这份勇气，进入人人怯步的幽谷，也值得令人称道。”

三绝女闻声大吃一惊，转头一看，见身后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位头戴方巾的老者。

六绝女在江湖上的人头，不能说是不熟，只要是稍有点声名的人，她们没有不认识的。

但是眼前这方巾老者，她们却是陌生了！

更令她们惊奇的是，对方竟认得自己。

宓玉娇冷若冰霜问道：

“你是什么人？”

方巾老者“哈哈”大笑道：

“你是问我吗？以后你们自然会知道，现在不便说，还是救人要紧，免得弄臭了一池清水。”

说着，伸手解下腰中丝带，高喊一声道：

“小伙子，抓紧了！”

抖手就扔了出去，直抛向他们被困之处。

就在这时，潭水起了一个急漩，眼看着两人被卷入漩涡之中，幸而丝带落下，套住了两人的手腕，才被拉上岸来。

该无忌和沈同二人，已是萎顿极了，被救上岸来，也只有趴在地上喘气的份儿。

洞中的罗晓松见状，讶异的道：

“噢！这老头能耐不小，凭一根丝带就救活了两个人呢！”

怪老人狂傲地道：

“哼！他早知道潭中玄虚，要是我，根本就不需要丝带呢？”

罗晓松说道：

“你认识那老头？”

怪老人嘴一呶，不悦道：

“我怎么不认识他，当年在无心堡敲钟的。”

罗晓松张大了嘴，钦羡道：

“敲钟的武功也这么高杆呀！”

怪老人奚落道：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等着吧！马上狐狸尾巴就要露出来了。”

三绝女眼见方巾老者一伸手，就救了该无忌二人，不禁吃了一惊。

巴如燕连忙恭敬道：

“老前辈是世外高，当然不屑以名姓相告，但总得有个称呼呀？”

方巾老者笑道：

“你不是叫我老前辈吗？就那样称呼好了……”

一言未了，突然头顶上一声冷哼，嘲笑道：

“沫猴而冠，也混充起人物来了，真是山中无老虎，猴称霸王啦！”

方巾老者一听，心中不由怔了怔，然后扬声喝道：

“什么人这等放肆，报上名来，不然休怪老夫不客气了！”

暗中人又冷笑道：

“不客气又怎么样？大不了撞钟泄气，吓不倒我！”

方巾老者一听对方点破了他的行藏，心中登时凉了半截，连忙放缓语气，道：

“阁下可是堡中老友？为何不现身一见，也可以叙叙旧情？”

“呸！”暗中人叱喝一声，不高兴的說道：

“凭你也配和我老人家做朋友，只怕我一现身，就把你吓死了！你还是快溜吧，我是给你留面子，懂吗？”

对方这么一说，方巾老人心中越发毛了，他搞不清对方是什么身份，不由暗忖道：

“要按当年盟主的规定，如果对方不是榜上的人物，那还没有什么，要是武林榜上之人，自己可真的得下跪了……”

思忖未了，这时暗中人又道：

“老张，你想清楚了没有，还不快溜！”

此言一出，露出了破绽，方巾老者“哈哈”大笑道：

“老王，是你呀！再不出来，小心我敲破你那牛皮。”

暗中人也大笑说道：

“只怕你承受不了我三通鼓响。”

方巾老者不甘示弱道：

“你也难挡我金钟三鸣！”

话音甫毕，一阵轻风过处，从崖头上纵下一人来，乃是那个褐巾老者。

三绝女听他说起鼓音钟声，突然想起刚才的钟声，心中不禁一动！

施迷急忙上前，询问道：

“老前辈，方才那钟声阻住了异香，可是您所为吗？”

方巾老者捻须得意答道：

“正是，只有我的钟声，能克制得住异香。”

褐巾老者亦神气活现说道：

“但是，我那鼓声一响，立刻就能使异香恢复如初，任是神仙也抵制不住，这谷中的异香！”

此刻，那该无忌和沈同两人已调息好了，闻言还真以

为这两位老者的武功，深不可测呢！

他俩赶忙翻身跪倒在地，叩头如捣蒜地道：

“我弟兄多蒙老前辈相救，感恩不尽……”

话没说完，就见那方巾老者把头一扬，不耐烦的道：

“好啦！那点芝麻小事又算得了什么？难道玉面麒麟就传了你们这付可怜相呀？快起来，我最烦这种俗套了！”

该无忌等二人听了，才磕头站起身来！

就在这当儿，传来一声气极败坏的声音，叫道：

“完了，完了！魔教十金刚栽到家啦！如果传到江湖上去怎么得了，干脆不要混，拼了吧！”

叫声中，但见从崖顶上滚下一团黑影，直扑那方巾老者。

方巾老者见状，急忙闪身，喝道：

“是那位朋友，不要乱开玩笑！”

那团黑影不但能直滚，且还能横移！

就在方巾老者一语未了，黑影横着撞去，褐巾老者惊叫一声，竟被撞出七、八迟远，跌坐地上。

跟着，那黑影也落地站好，众人一看，见是个圆滚滚的黑衣人，站在那里活像个肉圆。

宓玉娇讶然叫道：

“邹杠！”

该无忌和沈同二人，也异口同声喊道：

“三哥……”

来人正是魔教十金刚中的老三“邹杠”，他不理该无忌二人，走到宓玉娇面前，嘻嘻笑说道：

“尤姑娘也在这里呀，我肥猪失敬了，燕山竟然来了三绝女，这在江湖上好像很少见吗？”

宓玉娇反唇相讥道：

“你们十金刚也并不常走在一起，今天不是也到了三煞吗？”

“巧合而已！”邹杠突然厉喝一声，叫道：

“那里走？”

身形斜纵而出，拦截在方巾老者身前，笑道：

“我还没拜见你这位老前辈，怎么又要走了呢？”

方巾老者神色一变，忙打躬作揖道：

“得了！邹大爷，小老儿爱开玩笑，你老又不是不知道！”

邹杠挖苦道：

“一代武林前辈，怎可以随便开玩笑呢？来来来，我领教两手武功绝学，若能打得我心服口服，甘愿拜你为师。”

方巾老者听了，忙摇手道：

“邹大爷，你这又何必呢？‘张黑’怎敢和你老动手。”

邹杠转向那褐巾老者道：

“那么我就向这位老前辈，请教请教吧！”

褐巾老者慌忙后退两步，摇手道：

“‘王白’也没有这个胆量。”

邹杠哈哈笑道：

“两位怎么这样客气，莫非看不起我肥猪？今天我可是领教定了。”

说着，捏拳作势，一步步的向两人逼近。

张黑和王白两人，真的是金玉其外，块头是满魁梧的，

武功可就稀松了。

原来，他们乃是当年无心堡中，负责晨钟暮鼓之人，论能耐，只是把钟鼓颤得特别响亮，其他的可就谈不上了。

一见邹杠步步相逼，两个人也就只有后退了！

这么一来，使得三绝女和该无忌二人惊疑不已，看不出这两位世外高人，竟然是虚有其表。

眼看着张黑和王白两人退到了潭边，若是再后退一步，就得掉下潭去了！

斯时，张黑耳边忽然响起一个蚊叫的声音：

“老张，你真是废物，无心堡的人，都让你们两个丢尽了！”

张黑闻言，心中不由一怔，脱口问道：

“你是谁呀？”

耳边又响道：

“你别问我是谁？快动手教训那肥猪，扳回无心堡的面子。”

邹杠乍闻对方一问，误以为问自己，冷笑道：

“敲钟的，你倒会装糊涂，连邹爷爷都不认得了。”

张黑像是没听到对方的话，茫然的一扫四周，喃喃的说道：

“你是谁呀，难道不知道我的能耐吗？除了会敲钟，那能打发得了肥猪？”

耳边那声音又道：

“你安心打好了，保你不吃亏就是。”

邹杠见他喃喃自语，搞得他也有些疑神疑鬼，脑袋像

拨浪鼓似的，左右前后扫视一遍，冷笑道：

“老小子，这可不是无心堡的钟鼓楼，由得你装神弄鬼，胡撞一通，你再不出招，我可要动手了。”

随即，见他身形一滚，活像个大肉球，急扑过来，宛如狮子搏兔，凶猛已极。

张黑见状，吓得往后一退，一脚踏空，身形就向下跌去，他不禁惊叫道：

“这下子完了！”

就在他慌意乱时，突然，一股无形气体卷来！

“哇——”

在这紧要关头，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

惨叫的人是“晨钟”张黑？还是肥猪邹杠？或者是洞里的罗晓松？

而洞里的怪老人又是谁？对于罗晓松有什么威胁？

张黑被气裹起，飞越邹杠头顶，落在他的身后。

一旁观战的三绝女见了，忍不住脱口喊道：

“好俏的轻功！”

邹杠一扑落空，赶忙收招刹势，乍听三绝女一声惊叹，迅然回身看去，却见张黑站在自己身后一丈多远处，心中不禁一楞。

他想道：

“咦！他这是什么功夫，看起来无心堡中，个个能耐非比寻常呢！”

王白见张黑这手妙身法，心中也是吃惊不小，暗道：

“老张几时练成这样高的功夫！怎么没听他说过呢？”

“打鼓的，这回该你出场啦！”

王白正在目眙心惊之际，耳边也响起了声音，叫他去对付邹杠。

这……他可有点踌躇了！

对方的武功，他可是知道的，自己的能耐也不糊涂，无疑是鸡蛋碰石头嘛！

心念方动，耳边声音又响说：

“快呀！肥猪要向你进攻了。”

他闻声向邹杠看去，邹杠正虎视眈眈地望着自己，心中一凜，不禁后退了两步。

邹杠冷笑道：

“嘿嘿，打鼓的，还是先向你领教吧！”

“嘿嘿！”

人随声出，又是一声胸有成竹的冷笑，双掌一伸，十指箕张，朝王白的双肩抓去！

王白见状，吓得叫道：

“慢点，慢点，有话好商量……好商量，我给你跪下……”

惊骇中，他双手连摇，两膝向前欲跪，怎知这些姿势自成家数，只觉两条手臂有些不由自主，迎着对方抓来之势，扫打过去。

“噢！”邹杠吃惊的叫了一声，说道：

“真看不出来，无心堡中连打鼓敲钟的，也不会含糊，来来来！再接这招试试！”

一股劲风，激涌而至，直袭王白胸际。

他这一掌，可是用了全力，掌风似排山倒海般的卷去！

王白吓得脸色大变，裤裆湿漉漉的，人也发了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谁知，不用他着急，似有两股劲力贯注到他双臂之上，竟然呆楞楞的平推而出。

两股劲疾狂飚，骤然碰在一起。

“轰！”然声响。

只见邹杠莫名其妙，被震退了两三步，身形速幌，一个没稳住，跌得四脚朝天。

三绝女和该无忌二地煞，不但没发笑，反而楞住了！

张黑更是惊讶，暗骂道：

“老王几时练成了这份内力，竟然瞒着我，太不够意思了！”

邹杠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怎么也不相信，无心堡中敲钟打鼓的，也会有这么高的武功造诣。

他伫立当地，凝望着两人出神，心中想道：

“难道自己认错人了，把两位世外高人，误当作敲钟打鼓的……”

过了一会儿，邹杠惋惜道：

“邹某怎么也没想到，二位竟是真人不露相。有这么高的武功，列名武林榜也不过份，却甘愿在无心堡中做下人，可惜呀可惜！”

张黑和王白二人，见邹杠失手，奈何不了自己，不禁精神大振，打个哈哈笑道：

“好说好说，你难道没听过‘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